



亞  
瑪  
街

亞·庫普林 著  
藍英年 译

QMA

亞瑪街

## 亚 玛 街

〔俄〕亚·库普林 著

蓝英年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125印张 1插页 240,000字

1936年6月第1版 193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册

书号 10261·791 定价 2.15元

## 内 容 提 要

亚玛街是俄国基辅市旧时一条妓院街，在它那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外表背后，隐藏着多少妓女的斑斑血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库普林在这部以这条街命名的小说中用辛辣、深沉的笔触，以亚玛街上一家叫安娜·马尔科夫娜的妓院为背景，大胆地塑造了一群命运各异的妓女的形象，并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对人类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寄以真挚的同情。作者还通过对各种寻欢者的描写，无情地揭露了那些以妓女们的痛苦为乐趣的形形色色的伪君子的丑恶面目，沉重地鞭笞了俄国社会的腐败与黑暗。

此书自一九〇六年发表以来，被译成二十多国文字，并被公认为具有世界声誉的名著。十月革命后，苏联曾禁止此书出版达七十年之久，直至八十年代才恢复了这部作品应有的地位。

我知道，很多人会把这本书当成淫秽的书，然而我仍诚心诚意把它奉献给母亲们和少年们。

亚·库·

# 第一部

远在修筑铁路很久很久以前，南方一座大城的远郊区便住着一伙马车夫，有的是官府包的，有的是拉散座的，全都干着世代相传的营生。因此这片地方便叫做马车夫镇或者马车夫，或者干脆叫亚玛街①。

后来，蒸气机车挤垮了兽力车，慊悍的马车夫们渐渐失掉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和绿林好汉的习气，改换了行业，各谋生路去了。但多年以后，时至今日，亚玛街的名声仍然暧昧，城里人都把这条街看成寻欢作乐、打架斗殴、晚上不安宁的地方。

在脸蛋红扑扑的轻佻的士兵老婆和身子胖乎乎的黑眉毛的马车夫寡妇先前偷偷贩卖白酒和自由爱情的昔日安乐窝的废墟上，经过上司核准、受到专门监督并遵守特别严格规章的妓院，一家家开张了。到了十九世纪末，两条亚玛街——大亚玛街和小亚玛街，街道的这一侧和那一侧，妓院已经多得一家挨一家了。剩下的私人住宅不到五六家，但就连这几家住宅也改成饭馆、啤酒酒店和小铺子，专门做亚玛街妓院的生意。

三十多家妓院的生活方式和风气几乎相同，区别仅在于短暂爱情的价钱不同，若干外表上的细节也因之不同而已：女人模样漂亮不漂亮，服饰考究不考究，房间豪华不豪华，家具阔绰不阔绰。

最讲究的妓院是特雷佩尔妓院，大亚玛街左端的头一

---

① 亚玛是俄语ЯМА的音译，从Ямская слобода（马车夫镇）衍变而来，已无意义，只好音译。

家。这是一家老字号。现在的业主早已不姓特雷佩尔了。他是市议会的议员，还是参议会的成员。一座绿白色相间的二层楼，罗别特<sup>①</sup>风格的仿俄国式的俗气建筑。楼顶上镶着木马头、雕花门框、木公鸡和四周雕刻花纹的木浴巾。楼梯上铺着长条地毯；前厅里立着一具伸出双掌的熊标本，熊掌托着盛名片的木盘；舞厅里铺着镶花地板，窗户上挂着紫红色厚丝绒窗幔和透花窗纱，沿墙摆着一排描金白靠椅和一面镶在镀金框子里的穿衣镜；还有间陈设着沙发、缎面软凳并铺设着地毯的客厅；卧室里挂着淡蓝色和粉红色的挂灯，床上堆着粗绸被褥和干净的枕头；居住在里面的女人穿着镶皮边的敞领舞服或者假面舞会的服装，打扮成骠骑兵、王公侍从、渔家女、女学生；她们大多数都是从波罗的海东部来的德国女人——皮肤白嫩、乳房高耸的身材高大的漂亮女人。上特雷佩尔逛一次三卢布，宿一夜十卢布。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和安娜·马尔科夫娜开设的妓院，还有老基辅妓院，三家都是两卢布妓院，陈设差一些，寒酸一些。大亚玛街上其他的妓院都是一卢布妓院，陈设更差了。至于士兵、小偷、手艺人以及其他下等人逛的妓院，花五十戈比或更少一点钱便能逛一次的地方，简直肮脏不堪，几乎没有陈设；不平整的地板上的油漆一块块脱落，并翘了起来；窗户上挂着红布片；卧室是用顶不到天花板的薄板一间间隔成的，简直是马厩；在压实了的草垫上，乱抛着揉成一团的破烂发黑、污迹斑斑的床单和磨出许多窟窿的毛毯；屋里烟雾腾腾，还夹杂着酒气和人体排泄出的酸臭味；女人们穿着破烂的印花布衣裳或水手装，说起话来多半不是

<sup>①</sup> 罗别特(1845—1908)，俄国建筑师。



声音嘶哑便是喘声喘气；有的鼻梁塌了，有的天真地用唾沫把红色的烟纸盒片粘在昨晚被打伤或抓伤的地方。

一年到头，每天晚上——除去复活节前一周最后的三天和圣母领报节的前夕，那时鸟儿不再筑巢，短发姑娘不再梳辫子——院子里天色一黑，挂在每家妓院帐篷似的雕花门楼上的灯便点燃了，街上就象过复活节似的：所有窗户都照得亮晃晃的，提琴和钢琴演奏着快活的乐曲，马车不停地在大门口驶来驶去。所有妓院的大门都敞开着，从街上便能看见陡峭的楼梯和狭窄的走廊，多棱反光灯的白光，穿堂里画着瑞士风景画的绿墙。千百个男人沿着这些楼梯上上下下直到次日清晨。到这儿来的什么样的人等都有。淌着口水寻求人为刺激的行将就木的老头子，黄口小儿——士官生和中学生——几乎还是孩子，长着一把胡子的一家之主，戴着金边眼镜的可敬的社会栋梁，新婚的丈夫，热恋中的未婚夫，遐尔闻名的尊贵教授，小偷和杀人犯，自由主义的律师，社会道德的坚定维护者——教师，进步的作家——宣扬男女平等的激烈文章的作者，密探和奸细，逃亡的流放犯，军官和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雇佣的爱国主义者等等；他们有的羞羞答答，有的厚颜无耻，有的健康，有的患病，有的初次接触女人，有的是一身恶习的老色鬼；他们有的是眉清目秀的美男子，有的是被造化凶狠毁坏了的丑八怪，有的是聋子、哑巴、瞎子；有的皮松肉弛，有的口臭难闻，有的谢顶、哆嗦，有的身上爬满寄生虫——大肚子、长痔疮的老皮猴子。他们大摇大摆走进来，如同上饭馆或火车站一样随便。坐在那儿抽烟喝酒，拼命装得快活，跳舞时身体做出模仿性爱的恶心动作。挑选姑娘的时候，有时仔细端详，有时连看都不看一眼，因为预先知道永远不会遭到拒

绝。先急巴巴地付钱，便上了还留有前一位身体热气的床；完成宇宙奥秘中最伟大壮丽的奥秘——创造新生命的奥秘。而女人们麻木地接待他们，如同机器一样，对他们说同样的话，做已经做得烂熟的职业动作，满足他们的欲望，以便在他们走后，就在这同一夜，马上用同样的微笑、同样的话和同样的动作去接第三个、第四个以至第十个客人，而那些客人往往就在大厅里排队等着呢。

通宵便这样过去了。天快亮的时候亚玛街渐渐安静下来，灿烂的黎明迎接的是一条沉入梦乡的宽阔无人的街道。街道两旁大门紧闭，窗户上了不透气的护窗板。女人们直到黄昏才睡醒，又准备迎接下一个夜晚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们在妓院闺房里过着离奇古怪的生活，永无尽头；她们被社会所遗弃，蒙受家庭的诅咒，成为城市淫欲的发泄器，家庭“名誉”的维护者——这四百个不能生育的愚蠢、懒惰、歇斯底里的女人。

## 二

下午两点钟。安娜·马尔科夫娜的两卢布二等妓院沉入梦乡。长方形大厅也在沉睡，在寂静与昏暗中显得沉思、严峻、古怪而哀伤，同其他时刻不同。大厅里有几面镶在镀金框里的穿衣镜，二十把长毛绒椅子沿墙整齐地排成一列，墙上挂着马柯夫斯基<sup>①</sup>的石印油画《大贵族宴饮》和《沐浴》，天花板当中挂着一盏水晶玻璃枝形吊灯。同每天晚上一样，昨晚

<sup>①</sup> 费·叶·马柯夫斯基（1846—1920），俄国油画家，19世纪现实主义绘画中的风俗画大师。

这里灯火辉煌，乐声震耳，蓝色烟雾在空中浮动，一对对男女在地板上飞舞，扭着屁股，高高扬起大腿。整条街道都被门楼上的红灯和窗户里射出的灯光照得明晃晃的，往来的客人和马车一直喧腾到天亮。

现在亚玛街空荡荡的，在夏天的阳光下得意洋洋地闪耀着。但大厅的窗帘都垂下来，因此里面显得昏暗，冷清，特别荒凉，就象白天的空剧场、练马场和法院的陪审厅。

黑钢琴凹陷的光滑琴板微微闪光，被时间侵蚀和手指敲打得豁裂的发黄的旧琴键也微微反光。隔夜令人窒息的空气还残存着昨天的气味：香水味、烟草味、不住人大房间的霉味，还有女人不健康和不清洁身体上的汗味，香粉味，硼酸肥皂味，昨晚打过的黄地板蜡味。这些气味里还掺杂着一种奇特而诱人的沼泽野草味。今天是三一主日。按照往昔风俗，一清早，妓院女佣在她们小姐还酣睡的时候，上集市去买一车沼苔，把这些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的又粗又长的沼苔撒在各处：走廊里，客厅里，大厅里。她们还把圣像前的灯都点上。按照习惯姑娘们是不敢用夜间玷污过的手做这些事的。

扫院子人砍了两捆白桦树枝，把俄国式建筑的雕花门楼装饰起来。这样，从街上便能看见所有妓院的台阶、栏杆和大门周围绿叶渐渐枯干的白色枝条。

整座楼里寂静，空荡，死气沉沉。听得见厨房里准备午餐肉饼的剁肉声。一个叫柳布卡的姑娘穿了件汗衫，露着两只胳膊，光脚跑进后院。她满脸雀斑，长得不好看，但很结实，身体鲜嫩。昨晚她只有六个客人，没人过夜，因此独自一人在宽大的床上睡了一个好觉。她十点钟便早早起来，高高兴兴地帮厨娘擦厨房里的地板和桌子。现在她用肉筋和碎骨头喂一条用锁链锁住的叫爱神的大狗。大狗是棕色的，长

毛发亮，嘴脸乌黑，一会儿伸出前爪向姑娘扑去，把锁链扯直，勒得它叫声都嘶哑了；一会儿激动得躬背摇尾，把头伏在地上，皱起鼻子，向她龇牙尖叫，兴奋得直打喷嚏。她用肉逗它，故意严厉地喊道：

“喂，你这蠢东西！我给你点厉害看！你敢咬我？”

狗的激动和爱抚，还有自己对狗拥有的短暂权力，都使她打心眼里高兴。她心里高兴还因为一夜没男人打搅，睡了个好觉。今天又是童年模模糊糊记忆中的三一主日，还因为她很难见到的阳光灿烂的白天。

过夜的人都走了。一天当中最安静的、能办点个人事的时刻开始了。

妓院的主人们在屋里喝咖啡。他们一共五个人。窑主叫安娜·马尔科夫娜，妓院就是她用她名字注册的。她快六十岁了，个子很矮，可身子滚圆。可以把她看成从下向上摞起来的三坨肉冻。大的、中的和小的，三坨挤在一块儿，中间不透缝；这便是她的裙子、躯干和脑袋。奇怪的是她的眼睛是浑浊的淡蓝色，仿佛少女的眼睛，甚至孩子的眼睛，可嘴却是老人的嘴，紫红色潮湿的下嘴唇松弛地搭拉着。她的丈夫——伊赛·萨维奇——是个白发小老头。他性情温顺，不爱说话，怕老婆。安娜·马尔科夫娜在这家妓院当领班的时候，他是看门的。他想使自己多少有点用处，便自学提琴，学会能拉，现在每天晚上拉舞曲，有时还为喝醉酒想掉眼泪的商店掌柜拉送葬曲。

他下面是两个领班——大领班和小领班。大领班叫埃玛·爱德华多夫娜。她是个栗色头发的高大肥胖女人，四十六岁，肥下巴打了三道褶。眼睛周围有痔疮患者的黑圈。脸从脑门到腮帮上窄下宽，象只梨子，脸色发青。眼睛又小又

黑；鹰钩鼻，嘴唇凶狠地向上撇着。脸上沉着表情透着威风。一两年后，安娜·马尔科夫娜洗手不干的时候，这所妓院连同所有的妓女和设备都将卖给她；她付一部分现款，其余部分分期付款。这在妓院中对谁都已不是秘密了。因此姑娘们都怕她，把她当窑主看待。她亲手打犯过失的姑娘，打得狠毒，冷静，该打多少打多少，毫不改变脸上沉着表情。姑娘当中总有她一个宠儿，她用苛刻的爱情和荒唐的妒嫉折磨她。而这比挨她打更难受。

另一位领班叫佐霞。她是刚从小姐当中爬上来的。姑娘们还不称呼她的名字和父称，只用又阿谀又狎昵的口吻管她叫“小领班”。她干瘦，好动，眼睛有点斜，脸蛋粉红，梳着羊羔头。她崇拜演员，特别是胖喜剧演员。她在埃玛·爱德华多夫娜面前总装出一副谄媚讨好的样子。

最后是第五位——本地段警察分局局长克尔别什。这是个力气很大的人；他头有点秃，棕胡髭象把扇子，两只碧蓝眼睛暗淡无神，细嗓子沙哑，但听起来还悦耳。谁都知道他先前在侦缉队里干过，并且力大无比，审讯起人来残酷得很，因此小偷流氓对他怕得要命。

他干过几桩黑心事。全城人都知道他两年前娶了一位七十岁的阔老太太，去年把她掐死了。可他总算把这件事遮掩过去。其余四位在他们所经历过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中也都干过黑心事。但就象决斗老手想起自己的牺牲对手时良心丝毫不会不安一样，这些人也把自己所干的伤天害理之事当成职业上不可避免的小麻烦。

四个人拌着煮开的鲜奶油喝咖啡，警察分局长拌法国甜酒喝。其实他并没喝，不过装出赏光的样子。

“福马·福米奇，事情怎么样了？”窑主讨好地问，“这件

事对您不费吹灰之力……您只要一开口就行啦……”

克尔别什慢慢呷自己那杯甜酒，用舌头轻轻把粘在上颚上的辛辣甜酒揉散，不慌不忙就着咖啡咽下去，然后用左手无名指从右向左不停地抹髭须。

“您自己想想，绍伊别斯太太，”他望着桌子说，眯起眼睛摊开双手，“您想想我要冒多大的险！姑娘是被骗进这家……怎么说呢，说得文雅点，青楼的。现在家长报警察局寻人。真妙！她从这一家躲进另一家，从第五家躲进第十家……可线索仍然在您这儿，特别是，您想想，出在我这段上！我有什么办法？”

“克尔别什先生，可她已经成年了。”窑主说。

“她已经成年了，”伊赛·萨维奇肯定道，“她立下字据；说她自愿……”

埃玛·爱德华多夫娜用低音胸有成竹地说：

“真的，这儿待她象亲生女儿。”

“我说的可不是这些，”警察分局长懊恼地皱起眉头，“你们替我想想……这可是我的职务。老天爷啊，烦心的事儿还少啊！”

窑主站起来，趿拉着便鞋向里屋走去，用一只浑浊的淡蓝眼睛无精打采地向警察分局长眨了眨眼。

“克尔别什先生，我请您看看我们的改建方案。我们想把房屋扩大一点。”

“噢！好的，好的……”

十分钟后两人回来了，谁也不看谁。克尔别什一只手把衣袋里一张一百卢布票子攥得直响。警察分局长赶快喝完杯子里的甜酒，一边抱怨眼下风气不正：

“就拿我上中学的儿子帕维尔来说吧。小杂种竟对我说：

‘爸爸，同学都骂我，说你在亚玛街当警察，接受妓院的贿赂。’您说说，绍伊别斯太太，可气不可气？”

“哎呀呀！哪儿来的贿赂？我那女儿也……”

“我对他说：‘你去告诉你们校长，坏东西，以后谁也不许再说这种话，不然你爸爸把你们大家都告到省长那儿去。’您猜怎么着？他回来对我说：‘我再也不是你儿子了，你另找一个吧。’什么话！我把他臭揍了一顿。还得了！现在连话都不跟我说了。瞧着吧，我还得给他点厉害看！”

“哎呀，您快别说了，”安娜·马尔科夫娜叹气道，搭拉下紫红色的下嘴唇，浑浊的眼睛里噙着一泡眼泪。“我的别尔托奇卡，她在弗莱舍尔中学念书，我们特意把她寄托给城里一家体面人家。您知道，这儿总归有点不方便。她突然回来了，从学校里学来的那些话呀，我听了脸一直红到脖子根。”

“一点不假，安诺奇卡<sup>①</sup>连脖子根都红了。”伊赛·萨维奇帮腔道。

“是该脸红！”警察分局长完全赞同，“对，对，对，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老天爷，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我倒要问问您，这些革命党，各式各样的大学生们，或者……还有别的人，想干什么？他们只能怪自己。哪儿都是放荡，道德堕落，不孝敬父母！真该把他们统统枪毙。”

“前天我们这儿就出了一件事，”佐霞连忙插嘴道，“来了位客人，是个胖子……”

“别伸脖子，”埃玛·爱德华多夫娜用妓院行话严厉打断她，她自己正恭敬地听警察分局长说话，一面点着歪向一边

---

<sup>①</sup> 即安娜·马尔科夫娜·绍伊别斯，安诺奇卡为安娜爱称。

的头，“您还是替小姐们张罗早餐去吧。”

“谁都靠不住，”窑主抱怨道，“佣人都是坏蛋，骗子。姑娘们想的只是自己的情人。光图自己快活，可就不想想自己的责任。”

大家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尖细的女人嗓音在门口喊道：“小领班，收钱吧。给我几个筹码，彼佳走啦。”

警察分局长站起来，把军刀挂正。

“该办公去啦。再见，安娜·马尔科夫娜。再见，伊赛·萨维奇。”

“再喝一小杯上路怎么样？”眼睛瞎乎乎的伊赛·萨维奇说，身子一直探到桌子上。

“不啦，多谢。满到嗓子眼啦。我荣幸地告辞！”

“多谢您的光临。有空常来。”

“一定遵命！再见！”

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

“我还要奉劝您：这个姑娘还是先脱手为妙。当然，这是您的事，我不过作为熟人提醒一声罢了。”

他走了。等他下楼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大门发出砰的一声带门声，埃玛·爱德华多夫娜哼哼鼻子轻蔑地说：

“臭巡警！两头都想捞钱……”

而后她们一个个走出客厅。楼里很暗。半枯干的沼苔发出一阵阵幽香。周围一片寂静。

### 三

晚上六点钟吃午餐。午餐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单调乏味得令人难受。本来白天这段时间就是妓院生活中最难熬、最无



聊的时刻。它有点象女校或其他女子寄宿学校过大节日时的沉闷而无聊的时刻。女伴们各自回家了，空闲时间多得不得了，没任何事可干，整天都充满快活而甜蜜的无聊。女人们只穿着内裙和白汗衫，露着胳膊，有时还赤着脚，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毫无目的地从这间屋串到那间屋，用食指懒洋洋地戳戳旧钢琴的琴键，懒洋洋地用纸牌算卦，懒洋洋地互相逗骂，一想到夜晚即将来临，便恼恨得无法忍受。

柳布卡吃过早饭，把剩下的面包屑和火腿皮拿去喂爱神，但狗很快就使她腻味了。她同纽拉买了几块伏牛花果糖和一把葵花子，两人站在一道将大街与妓院隔开的栅栏后面嗑瓜子，瓜子皮挂在下巴和胸脯上，百无聊赖地谈论过往的行人：往路灯里添煤油的人、夹着收发簿的警察、穿过街道走进小铺子的其他妓院的领班……

纽拉是个瘦小姑娘，一双蓝眼睛向外突起。她长了一头亚麻色的发白的头发，太阳穴上露出青筋。她脸上有一股又愚蠢又天真的神气，令人想起复活节时用白糖做的羊羔。她活泼好动，又很好奇，什么事都爱打听，谁的话都赞同，所有新闻总是头一个知道，说起话来飞快，没完没了，说得口水四溅，象小孩似的红嘴唇上鼓起唾沫泡。

对面啤酒店里的伙计出来了一会，跑进隔壁一家饭馆。这小伙子长得精瘦，一头卷发，眼睛上长着白内障。

“普罗霍尔·伊万诺维奇，我说普罗霍尔·伊万诺维奇，”纽拉喊道，“您嗑不嗑葵花子？我请客。”

“上我们这儿来串门呀！”柳布卡接上碴说。

纽拉扑哧笑起来，一面笑得喘不过气一面说：

“来钻我们的热被窝！”

这时大门开了，门口现出大领班神气活现的身影。